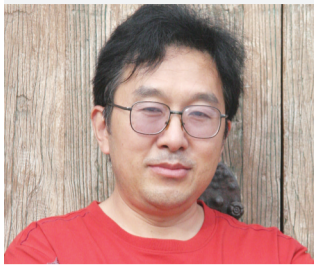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食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一根杠

乡村关系里的一种“亲情平衡”单位。不是日常顶门、打架的那一根杠，是形容两人的亲缘脉略走向。姊妹对方丈夫两人的关系叫“一根杠”。又叫“一条椽”。总而言之，都属乡村“木质系列”。

杠和椽都是一座完整房子里必不可少的一项，用于结构巩固，才整体健全。大概在乡村的亲情关系里，人们讲究一种平衡艺术，为了一碗水端平，显得亲情不分远近，就叫一根杠。

即使再平等的杠也有粗细大小之分，命运不同，家境不同，贫富不同。

在乡村，再近再亲也从来没有

相同的一根杠。

世界上从来没有两截真正相同的杠子。我说。

前年县里修乡村公路，一条乡村二级公路二十里长，从县城到乡里。柏油铺就，验收合格，不料通车不到半年，轮胎抗议，就成了一条千孔百疮的破布。

李乡长贪污路款被调查，“双规”时，乡长不满地反驳“全县那么多条路，经手的人恐怕都染黑，为啥单单拿我开刀？”

办案的县纪检主任黑着一个长脸，像蓝茄子。一笑，吡



一口白牙。把一截烟屁股往桌子上一按，说：“好！那就先从我那一根杠开刀。”

李乡长的“一根杠”是乡里管财务的韩会计。

三天后，那一根“杠”未经风吹雨打，咔嚓一声，先折了。

剔红也寂寞。

剔红我见过，一种红雕漆器，朱红大漆敷在漆胎上，一层复一层，层层复层层，直至百十层两百层。半干未干时，填了画稿，细细地剔去浮漆，饰以锦纹，开了一朵雍容牡丹，腾来一条飞天蛟龙，或楼阁人物曲水流觞，或仕女艺伎鼓吹歌舞，仙鹤麋鹿祥云回纹，竭尽繁盛。更盛极的在于那端正的红，饱满而肥腴，放在任何背景前都奢华至寂寞。

我也曾见过新制的剔红漆器，也是那样端然的红，竟了无生气，是各种弦乐鼓吹铙钹齐发，空有热闹。

剔红是需要一些寂寞的，再施以年岁的包浆，静静地呆着，以乱世作底子也罢，以盛世为背景也好，掩不去那美艳的红。

一年独自行走，在江南一条小巷一户人家喝茶聊天，案头有银壶青花罐也有剔红粉盒，一青一红并排，竟似相假着走过了光阴。请我喝茶的老太太讲每一样器物的来历用途，银壶可烫酒，上好花雕烫过了不伤胃；青花罐里小的是养蝓蝓的，大的盛吃食，装过糖豆茶叶绿豆糕……剔红的粉盒，粉盒是丈夫送的第一份礼物，那时尚未婚配，他早上偷偷来给她敷粉。老太太牙早掉光了，也没戴假牙，嘴唇凹陷，皱纹开得如层层复瓣的菊花，说剔红粉盒时，犹抿嘴笑了。

剔银灯、剔红，都是寂寞的好，寂寞方显出那样的炽艳来。

剔红也寂寞

从来没有一个字如“剔”一般，寒光一闪又艳帜大张。

庖丁手起刀落间，砉然响然，刃肉剔骨几可合上音韵，俨然就是商汤时《桑林》舞乐，让你几乎忽略了刀刃上凄寒冷峻的光。剔是顶尖的冷面杀手，杀人亦艺术，像古龙大侠笔下的中原一点红。

剔又风情，拔下玉钗剔银灯，伴君红绡帐里，日高犹春睡。

“剔银灯”是词牌名，还有一个名字“剔银灯引”。虽说只是一个动作，却远比点绛唇、念奴娇、眼儿媚什么的更蕴藉而妩媚。眼儿媚们只能算小巷卖花姑娘，终究小门小户，那点娇俏总有些躲躲闪闪，媚态不够，明媚也不够。剔银灯是花魁，见惯人事，贩夫走卒自然入不了她眼，达官权贵亦不趋附，她自在琴前端坐，轻挑慢剔，候得那心仪书生到来方展颜一笑，倾倒众生。

如此说来，剔银灯得演出诸多剧目，杜十娘李甲算一出，李香君侯方域演一出，董小宛冒辟疆扮一出，以柳永秦观周邦彦为男主角更演了一出多幕剧。每一出幕布一拉便暗示了结局——红绡香软鼓乐喧阗，愈繁华后愈悲凉。银灯的华美，剔的寒，已经在启幕前埋下伏笔。

不曾见过银灯，在各大博物馆看得

最多的都是青铜灯盏，各种式样诸般用途，都是青铜器皿特有的敦实厚重，仿佛一临世就有了笃定，可照夜读，可映剑舞，临行前母亲细密的针脚，老父尺牍里暗藏的叮嘱。而银的特质是冷艳，如美女素颜，即便淡淡瞟你一下，眼风里犹有兵气，可伐人。若再添些纹饰，加些镂空雕，即便仍日冷，也冷得秾丽，是貂裘狐裘华服里裹着的倩容，金簪玉佩，黛眉红唇。如此，便无需看你，你也倒了。

青铜灯下，夜读舞剑缝衣书信，剔开盏里结了花的灯芯，灯火总怜人一般，由晦至亮，还你一夜清明。剔银灯时竟活脱脱似《红楼梦》里蒋玉菡唱来一阙酒令，末了两句是“听谯楼鼓敲，剔银灯同入鸳帏情。”恐怕你得谐谑了，好字眼里偏窥出冶荡心。这得怪柳三变，他一曲《剔银灯》尽是风流账，读书天气里也假红倚翠，沉醉高睡。倒是范仲淹的《剔银灯》显得不合时宜般，本该款款婉曲的夜，他都用来思考人生了。有两句倒似乎故意来责柳永式的《剔银灯》一般，范老夫子俨然一学究，指着柳永少游道：“些子少年，忍把浮名牵系？”

倒有一样相同，两款《剔银灯》似乎都读出寂寞。柳永醉亦清醒，范仲淹更清醒。

独活

台湾和香港，挣钱养家，给丈夫治病。那些奔走的长路上，她孤身一人，不知心里可揣着多少难言的辛酸。

独活呢，于春二三月，发芽长叶时人们采集其根，回来晾干切片；或是秋天，叶落果成时挖其根，洗掉泥沙晾制成药。张爱玲原也是这样的一棵植物，少年时父母离婚，人生最稚嫩无邪的时光里也是寡欢；中年以后，为了丈夫为了家，为了人世的那一点情爱与暖气，辛苦写作，频频遭遇退稿，饱受生活的煎熬。她身上的根根叶叶，是苦的，悠悠长长的苦，缠她一世，这个独活的女子。

独活，应是人间极稀有又姿态极艳丽的奇女子吧，人世却以一副晚娘的心肠对她，于是，她们只有选择独自生存，无依无傍。

找来独活的图片细看，叶子疏朗，没心没肺朝阳光一层一层搭起绿檐来，只是生着一副细细长长的紫色的茎秆，忧郁的紫色，像含着怨气一般。还有一种软毛独活，怕冷似的，周身覆

着一层短短细细的柔毛。它绿叶绿茎，开着白色的花朵，碎碎的一朵朵，像小蜜蜂凑成一群，展开翅膀搭成碗口大的白蓬子，撑开在夏秋的风日里。这就是独活！我惊了。太平常太普通，房前的香樟树下，日日散步的马路边，长在砖石泥土间，长在河沟边幽暗的草丛里，一株两株，一片两片，各自生长，各摇各的风。它们的身影不艳，不是我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张爱玲那样的植物，不是生在悬崖绝顶。

它普通得像那些淹没于碌碌琐事里的平民女子，无惊世的才华，也无足以乱世的容貌。在灰尘飞扬的下午五点钟时的马路边，偶尔能看见一个清瘦的女子，穿着蓝色的工厂制服，黄着头发黄着脸，回去，赶着到弟媳的锅里掏口饭吃。她多像一棵素淡的软毛独活，在晚风里独自摇曳。

独活其实是那些孤独而坚强地行走在生活边沿处的寻常女子，太多，太多，她们不适合拿来写进戏里，因为虽然太寂寞太辛苦，但是太卑微，人生的故事松散得凑不成一个完美的情节。

不管有没有气质，有没有勇气，总得活下去，这就是独活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总总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独活这味中药，该是植物里一个绝情的女子，穿着黑色的风衣穿过飘着梧桐叶的空旷街道，一个人孤绝地生活。冰冷的女子，坚硬的内心，她爱过，青枝绿叶红花灼灼地爱过，但是，此后不再爱了。抱着肩膀，抱紧姿态，独对西风残阳。

张爱玲是一个具有独活气质和独活勇气的女子。当年她与胡兰成分手时，她说：我想过，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，也不至寻短见，也不能够再爱别人，我将只是萎谢了。话尽凄凉。聪明如她，已经预见自己此后岁月将难再有采荼扑蝶一般的热闹了，红尘于她，便是一条幽深的暗道吧，那头凉风阵阵灌来，她孑然一人向萧瑟处走去。

事隔多年，张爱玲来到美国，在文艺营里结识落魄作家赖雅，一个大她近30岁的老头，彼此相爱，但我总是疑心这爱里，最初是掺杂了太多奔走异乡时，于仓皇无着间抓住一根精神稻草所折射出来的落魄与可怜。这个嫁了男人的女人生活依然艰难，奔赴于